



劲风(摄影) 常天义

## 飞翔的理想

许锋

与一位女生在办公室聊天。她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,面临工作。她母亲是做生意的,非常希望女儿跟她学做生意。她母亲的生意做得不小,家底儿估计不错。作为老师,我当然不问她家里到底有多少存款。她母亲不想让女儿给别人打工——所谓的别人,就是除母亲之外的任何人,包括单位。但不包括政府机关单位,如果有机会,母亲想让女儿到里面去工作。天下父母,都一个心。

我跟她描绘人生的两条路——一条路,做生意。做生意当然要赚钱,赔本的风险不去理它,赚钱的结果就一个,吃好、喝好、玩好、住好,再加上开好(好车)。风风火火,三十、四十……人生大戏般的住谢幕处走,挺好。另一条路,所谓的为别人打工。比如能够留校,或者在一些单位从事文化工作,然后在工作之余,学到一个本科(她是大专),拿到应拿到的职称、职业资格。她还爱好文学,继续笔耕不辍,争取写出像样的文章,出像样的书,加入一级又一级的作家协会,获得一个又一个的奖项,这一切,如果努力的话,八年十年也可见分晓。

两条路,如果由她选,不知道她会选哪一条。如果母亲替女儿选,前面说了,第一条。这就是一种矛盾。或者,我理想化地认为,若干年后,从第二种向第一种跨越,问题不是很大,家族企业,没有准入门槛的问题。从第一种向第二种跨越,基本是堵死了,不太可能再实现。

这当然是我的“私心”。我当然希望同学们都能够找到体面的工作,高收入的工作,有发展的工作。我当然不想同学们一起步就做了“小生意人”。尤其是一个弱小的女生,在商海中浮游。

人生的路,其实在离开校园后举手投足间就都有了分生路。有的同学去了小公司,当了小业务员,很长一段时间,会在小圈子里生活与闯荡,他的天地,就那么大。有的同学去了大公司,当了小业务员,但他的天地很宽。有的同学,自主创业,摸爬滚打,辛苦自知。有的同学,发愤考公务员,结果考上了,他的天地,也许别有洞天——踢球时,临门一脚很重要,出门时,抬腿一脚也很重要。

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有的同学没有远大的志向。或者在我所接触过的数十上百名大学生中,很少看到或听到同学们谈志向,特别是宏伟、远大的志向,然后朝着志向去拼搏、奋斗。很少,越来越少。

我记得自己当年毕业分配到工厂(定向分配,不能选择)后,我的“誓言”是,3年后一定离开。我没有在领导面前说,没有在很多很多人的场合说,我对同学说。结果,我真的如期离开了。我现在在山水清秀的校园工作,而我的很多同事还在生产一线忙活,可企业的效益并不好。当然,任何岗位都能创造价值,校园和工厂也无优劣之对比。——我说的是,一个人心里,一定要有飞翔的理想。

现在的很多孩子,志向被物质迷醉了。身边的大学生,有“富二代”,有家底儿殷实的。吃不愁、穿不愁——在温室里长大的鸟儿,何来搏击长空的雄心与壮志?

也许,人生,只有走过,才知道是否精彩。

## 梅沟村轶事

马清贤

梅沟村是荥阳市环翠峪景区的一个行政村,村子三百多户人家,村民大都以务农为主。《环翠峪景区导游词》上说:梅沟是因为山沟里多生长梅树(杏树)而得名。为开发旅游事业的需要,现在更名为“杏花村”。每年三月环翠峪景区在这里举行规模盛大的杏花会,历时半月。

梅沟,还有一个俗名,叫“mia沟。”(字典上没有这个方言字,权且用自造拼音代替)。为什么叫“mia沟”呢?据民间传说,梅沟在从前叫马沟,因为这里住着一户姓马的大户人家而得名。在洪武年间居民大迁移时,有一户同样是姓马的搬迁户,来到浮戏山环翠峪,听说马沟有姓马的本姓人,就去投靠。谁知,马沟姓马的当家人见来人拖家带口,穷困潦倒,不愿帮助别人,麻烦自己,就拒绝收留。来人央求说:“好歹一笔写不出两个马字,看在同姓的份上……”当家人说:“你找错地方了,我家不姓马,这儿也不是马沟。”来人问:“那这儿是什么地方?”当家人的厚颜无耻地把舌尖一翘说:“这儿是mia沟。”外来户不知底细,只好另投他处。

周围居民听说这件事后,十分鄙夷马沟的马家人,从此,就以当家人的说法,开始改口叫这个地方“mia沟”了。后来,浮戏山区的住户多了,官府为了便于管理,就派公差(公务员)进山统计居民的详细情况。当公差来到mia沟时,却因为不会书写“mia”字犯了愁。正在着急,抬头看见了满山遍野的梅树(杏树),就自作主张地说:干脆把这儿写成梅沟吧,“梅”字好写。

因此,梅沟之名沿用至今。不过有些山民还改不了叫mia沟的习惯,但,再无人叫它的原名“马沟”了。

文苑

## 谁家玉笛暗飞声

王吴军

一缕如乐的笛声在悠悠响起。这是静谧的夜,窗外,如水的月光在无声流淌。窗内,孤独的我默默地伫立着,悄悄地倾听着。

谁家玉笛暗飞声?想来,在这月夜里吹笛的人一定是清雅的佳人,看到这月夜的静美,心中情愫涌动,于是,就吹起了玉笛,让悠长的思绪在笛声里婉约地飞扬开来,真是一个兰心慧质的儿儿。

我没有开灯,窗户是开着的,抬头望去,一弯新月静静地悬挂在深远的夜空,犹如古典岁月里那个令人心仪的女子娇羞地低首含羞,旁边,飘逸着闪闪烁烁的星光,弯弯的新月显得曼妙多姿,轻盈多情。

清越的笛声在月光里婉转地响着,这月夜如诗一般朦胧,如画一般静美,如歌一般委婉。痴迷了我凝望的眼,陶醉了我疲惫的心,沉浸了我摇曳的思绪。

这样有着动人笛声的月夜,是那般的令人遐思不已,这样笛声和月色水乳交融的时光,总是那样的惹人情思啊!

笛声依然如诉,动人的旋律在尽情流淌。

我细细品味着这月光里的笛声,细细品味着一种婉转的清音,它低回着从深夜的怀抱中流淌出来,从遥远的天边,踏着多情的节奏,绵绵不绝地涌动着,潮汐一般

地漫溢过来。刚刚听到的时候,我仿佛行走于微风吹过的竹林,感觉有阵阵清朗的微风拂面而来,又宛如漫步于潺潺流淌的溪畔,有声声婉转的声音入耳,又好像置身在缥缈的云端,感觉无比轻盈,又恰似走在春天的清晨,让人神清气爽、满心欣喜。

月光和笛声,相互氤氲着,交融着。我忽然懂得了,月光和笛声的水乳交融是自然之美与天籁之音契合于无形,那如诉如歌的笛声于是就有了一种清心悦目、启迪心智的勃勃生机,于是就有了一种穿越古今、超越时空的力量。

月光里的笛声是至美的,那是一种永恒,是单薄的语言难以描述的。即使是紧闭的心的重门,也会被这月夜里美妙的笛声轻轻地叩开。

那一刻,我的灵魂化作了一只展翅飞翔的鸟,被一种美而惊动,开始了快乐的飞翔。

我的思绪在深远的夜空中自由地掠过,穿越了一切有形与无形,跨越了一切的真实与虚幻,随着一缕缕的笛声,轻舞飞扬,沉醉在轻轻流淌的月色中。

恍惚中,我似乎沉入了梦乡。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长裙飘飘的女子,她亭亭玉立在一地皎洁

的月光里,纤纤素手将一支玉笛放在淡淡的唇边,缓缓地吹着。一缕缕如月光一般皎洁的音符,融合着她的情思,游丝一般地从她的唇边汩汩地向外流淌。那一缕缕轻轻飞扬着的情思,那一点皎洁的月色,在笛声里悄然地融为一体,编织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分割开来的情境。那是一缕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情丝,那是一抹挥之不去的渴望。

婉转的笛声,在轻轻地弥漫。这笛声是在倾诉心中的思念吗?是在感慨岁月的流逝吗?是在呼唤远行的人儿吗?还是在寄托着满怀的幽思?

我无从知晓。笛声只是在轻轻地回响着,以一种持久的姿态,以一种婉约的心境,以一种低缓的节奏。

现实和梦境融合在一起,令人看分不明了。

一缕缕淡淡的情思,一点点融融的月光。

我伫立了很久,听了很久,想了很久,凝望窗外,仍然是一地的月光,闪烁着清幽的皎洁,清风依旧,笛声依旧。

未来的日子里,我终究不会把这月光里的笛声遗忘。即使许多事都将被遗忘在时光之外,但是,这月光里的笛声,会一直在我的心中若隐若现。

文苑精英

## 贺敬之题字

周西海

曾任文化部副部长、宣传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先生,是众人敬重的诗人、剧作家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,我从从事戏剧创作,当时贺敬之先生任《剧本月刊》主编。

1960年夏季,正逢河南省戏剧会演,贺敬之先生来河南看戏,住河南饭店。一天中午,大会秘书处通知我,贺敬之先生要召见我,心里万分激动。这年我刚26岁,是戏剧创作队伍里最年轻的一员,我知道这是前辈对我的关爱和鞭策。

贺敬之先生非常热情,询问了我近段来的创作打算,对我创作的几个小戏大大鼓励了一番。

最后要我写一篇创作谈,我便写了一篇短文《我怎样写小剧本》,发表在他主办的《剧本月刊》上。

我和贺敬之先生,由于有那么一段交往,2002年,荥阳文化馆馆长李军岭先生委托我给贺老写封信,拜求先生为《荥阳文学》题幅刊名。中间相隔好多年了,一直未和贺老通过信,能联系上吗?只好试一试。于是我便给贺老写了封信寄往中国文化部。大约十多天时间,竟然收到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”,一个大大的信封。拆开一看,果然是贺老先生为《荥阳文学》题的刊名。先生还特的多书了一幅,让选择。我深

深体会到,越是地位高越是没有架子,越是名人越平易近人。老前辈的这种淡泊名利,乐于助人的精神真值得后人学习啊。

2003年,荥阳里要建图书馆了,一位负责同志说图书馆是藏书的地方,让我推荐一位知名作家为图书馆书写一幅横牌,我即推荐了贺敬之、陈忠实、贾平凹等先生。最后还是择定请贺敬之先生书写。不容推辞,我给贺老又书一信,言,领导之托学生不好推辞,只好再次烦劳老前辈了,又是十多日,热心的贺老先生就寄来了他写好的一幅横联:“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图书馆”,并盖了一枚红色大印。

不巧,贺敬之老先生的题字,许是寄迟了一步吧,只好搁浅了。庆幸市新区东馆建成,不久荥阳群众将会目睹到贺老先生那苍劲俊美的书宝了。



松涛(国画)

黎雄才

新书架

## 《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》

张宁

在此之前,虽不乏各种讲述战争史的书籍,但没有一套书以“如此大篇幅、全景式”以“大众喜闻乐见、风趣幽默的语言”、“融合当下时尚元素”来讲战争、剖析战争。在《战争就是这么回事

儿》:袁腾飞讲二战·上》中,袁腾飞再现了“史话体”讲述风格,所谓“史话体”即在叙述大事的同时,照顾细节,讲故事,讲段子,比如讲“二战”时,不按年代顺序把发生的战役一一陈述,而是将大事

交代清楚之后,多讲战争中鲜为人知的故事。这些段子或故事,往往在严肃的战争史中是看不到的。此书分上、下两册,篇幅大、容量大、史料全面,袁腾飞汇集多方史料,去芜取精,条理分明地讲述了这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。可以说,这在讲述二战的史书中,绝对是一道风味独特、营养丰富的大餐。

或是玩一些老鹰抓小鸡和杨金翎背大刀之类的俗套,玩足了玩腻了玩累了大人们叫了,回家睡了。

第二天,风车还会照样转起来。如果碾盘上放了一枚炒米或是一只升子或是倒了半篮红薯片,我们知道,谁家又要碾米了,转风车的事将会很惋惜很不情愿的暂时搁置起来。我们必须等到大人们忙完。

风车对于大人,是工具;对于我们,只是玩物。然而,那却是我们的梦。所以我们必须等。等待中,我们渐渐长大。碾坊渐渐衰老。风车早已吹不起似水的流年,呆呆看着杲杲暖阳里一抹又一抹红黄。它的翼被牢牢地卡在砖垛里,它无法飞翔,寂寥落寞和无奈鲜明的写在它的脸上。石头山木什屋仿佛错过了那些青色的季节,凝固成一段灰褐的风景。

犹如一捧花,绽放过,明妍过,枯萎了,凋零了,不谢的只是一缕缕淡淡的暗香。

多眼

## 石头山木什屋

吴文玺

那是一个很谜。我很小的时候,奶奶教我猜。谜底是什么呢?我猜不出。

母亲扛着一袋谷子,来到碾坊,把谷子很匀实地摊在碾盘上,套上青驴。吆喝一声,驮,那青驴着魔一样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地绕着碾盘,一圈,一圈,又一圈不停地走。

母亲一边忙活,一边说:石头山,木什屋;走一天,走不出。谜还是那个谜。不过,这回我猜出来了。

真是碾。母亲说,碾碾就是石头山,碾碾就是木什屋。

没有人碾米的时候,摇着那架风车,转动那只木头做的风车,扇骨铮铮,大风劲吹,满屋子弥漫着米糠那种甜甜的悠悠的清香,是我们最觉有趣的事情。

碾对于孩子,太过沉重,拿不起,推不动,当然玩不转。可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依旧乐意到碾坊里玩。因为那里有一架风车。风车砌在砖垛里,上面有漏斗,把碾过的谷子倒进漏斗,转动前面的风扇,小米顺着漏斗徐徐而下,米糠顺着风道被强劲的风吹进后面的

他的回复:“当然可以,不过请教不敢当,彼此讨论吧。其实,我并不忙,除了工作,其余时间都空闲。”

很久后,我问:“很晚了,你还不睡吗?”

他应该在做事,好一会儿后才注意到我的信息,回复道:“我已习惯晚睡,反正早上床也睡不着。”

“我也习惯晚睡。”打字的同时却是打了个哈欠,“对了,这个周末,清华的自行车协会骑车去香山植物园,有在校的学生,也有很多已经工作的校友,你有时间吗?”

“我目前没有自行车。”

“我手头有多余的自行车。”

他考虑了一会儿,回复道:“我现在不能确定,不过,很心动。”

“那!”我用力握了一下拳头,对着电脑大叫,睡意早去了九霄云外。看来他喜欢骑自行车的爱好仍然没变。他在大三的暑假,曾一个人骑自行车从北京到敦煌,为此我也曾在自己大三的那年,一个人去了趟敦煌。

自行车,我买了;活动,他却未参加。

周五的晚上,我一直在电脑前等到深夜十二点,他才上线,看到我仍在线,他有些吃惊,和我道歉,说工作上有些急事,周末去不了。我说没关系。

他问我在做什么,我不敢说自己一直在等他,随口说自己在看小说。

“什么小说?”

“言情小说。”

他笑:“还相信白马王子的故事?”

我也笑,避重就轻地回答:“有梦总是好的。”

他似仍有歉意,非常主动地和我聊着天:“什么样的故事?”

“就是一个女孩子暗恋一个男孩子的故事。”

“她为什么不告诉他?”

“她不敢。”

“为什么不敢?她告诉男子,不外乎两个结局,男子接受她,他俩在一起,男子不接受她,他俩不在一起。她不敢告诉男子,结局就是他俩不在一起,结论显然是她告诉他的做法更对。”

我和他有一句我一句地聊着。我无比感激发明网络的的人,因为一些看不见的线,在这个深夜,孤单的我们能相互陪伴。

自从那天起,我每天都会上网守着MSN,不管未翔任何时候上线,总能看见我。

我们聊童年的事情,聊少年的事

情,聊大学的事情,也会聊现在的事情,谈一本书,谈一部电影,谈喜欢的音乐,连他自己都惊讶,曾和我说:“我怎么觉得我和你好像已经认识很多年,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,我都不能相信。”

我对着他电脑屏幕微笑,我们的确已经认识很多年了。

“Armanda!”

“Armanda!”

……

Young连叫了好几声,我才反应过来是我。

“对不起!没反应过来是在叫我,你们不是在开会吗?”

Young很温和地一笑,表示理解:“我回来拿点东西,Helen本来要来通知我你去参加会议,我正好回来,所以打个电话。”

“啊?哦!好!”

我只负责员工费用报销的初次审核,属于非核心业务,他们却都是公司的精英,我似乎和他们的会不搭边吧?虽然心中不解,但还是乖乖拿起笔和记事簿,跟着Young走。

我一边胡思乱想,一边走进会议室。刚推开门,就瞄到一个最不想碰到的人,下意识地想夺路而逃,镇定了半天,才战战兢兢地走进去。我缩到最角落的位置,希望他没有看到我。

主管讲完后,那个“陌生”人开始讲话,我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。在记事簿上写了句“讲话的是谁?”把记事簿悄悄推到Young面前,她看到记事簿上的话,侧头看我,目光中有震惊和不能置信,我只能傻笑。

我偷偷瞄Young,看她究竟什么时候肯回答我的问题。

会议室里突地一静。大家的视线都在我脸上巡查,Linda更是好像直接从我脸上盯出两个山洞的样子,我却傻笑着,满不在乎地看大家。

“陌生人”不紧不慢地重复了一遍刚说过的话:“这个项目本来是Linda负责,但是为了照顾Linda目前的身体状况,项目又要限期完成,时间紧迫,所以这个项目将由Armanda负责。”

Armanda?那好像是我?Armanda!那就是我!

“我不行!”我未及深思,就站起来大声反对。

陌生人看了一眼表,简单地下令:“先吃中饭,一个小时后回来。”

## 连载

一位小女孩,被妈妈带来看病,刚刚12岁的她,竟然喘了六七年,医院诊断为过敏性哮喘,我问她母亲:“这么多年来,她有没有什么时候不喘?”她母亲说:“她在医院不喘,在小姨家不喘,小时候在奶妈家大到6岁,6岁之前也没有喘过。”我在问诊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孩子每说半句活,就要看她妈妈一眼,看到妈妈的眼神许可继续往下说,她才接下去说。于是我就把这位妈妈支出去,单独问这孩子,女孩对我说,她从小在奶妈家长大,6岁才到妈妈身边。奶妈管教很宽松,而妈妈对她很严格,她很很怕见到妈妈。一见到妈妈就紧张,就胸闷,就呼吸困难,就喘。

我明白了,这个孩子的哮喘和精神紧张是密切相关的,由于精神紧张,就抑制了自己的自调机能。为什么在医院、在小姨家她不喘?因为她精神放松呀。我随后问这位妈妈为什么对孩子这么严格,这位妈妈告诉我,她自己中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十分优秀,但刚好赶上特殊的历史时期,大学不招生,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上大学。后来结婚生子,错过了很多读书的机会,所以希望孩子也能成绩好,将来

考人好的大学,做出一番事业,完成自己今生没有能实现的愿望,所以对她要求非常严格。而孩子从小不在她的身边,很不适应她的教育方式,一看到她就紧张,所以哮喘也就发作了。当然这个是很聪明的孩子,如果是傻孩子,先天智能低下,根本不懂得惧怕,她就不怕妈妈,妈妈爱怎么说就怎么说,她不住心去,也就不会得这类的病。得身心身性疾病的病,基本都是聪明的人。所以,从健康这个角度来看,真可以说是一个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,面对一个很聪明的孩子,教育一定要以正面引导为主,以鼓励为主。

为什么放松了身心,白癜风和牛皮癣这样的皮肤病也能好转

皮肤科多种疾患,神经性皮炎、过敏性皮炎、斑秃、牛皮癣、湿疹、白癜风、荨麻疹、多汗症、黄褐斑等,现代临床也归属心身性疾病的范畴。

有句俗话说“外科不治愈,内科不治喘”,是说皮肤病和哮喘在治疗上都很难。之所以困难,就是医生对病人自身的心理因素往往束手无策,这就更需要病人本身进行心理、精神、情绪上的调节。

患有神经性皮炎或湿疹的很多人,都有深切的体会:如果这一段时

间,压力小,生活规律,心情愉快,皮损部位就明显减轻和缩小;如果这段时间,压力大,情绪不稳定,焦虑郁闷,皮损的范围和症状就会明显扩大,简直是立竿见影。

某高级工程师,面部有一片白癜风,我给他看过病历,就熟识了。我发现有几年,面部的白癜风逐渐扩大,又过几年又逐渐缩小。我好奇地问:“你用什么药物使它减轻缩小了?”他说:“我按照广告,几乎看遍了所有的可以治疗白癜风的诊所或者医院。最终体会到,一切治疗的方法,都不如调整自己的心态。前几年我的事业不顺利,职称多次被卡上不去,心情郁闷,胃病也犯,白癜风的面积也扩大。这几年事业顺利,职称问题也全部解决了,心情好了,什么药物都没有用,胃病也不犯了,白癜风的面积也缩小了。”

一个多年患牛皮癣的男病人,久治不愈。听人说到温泉泡澡可以治疗牛皮癣,他利用单位的休假,到温泉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,果然牛皮癣全好了,只是小腿部还有一小片微红的痕迹。他高兴地从跑来告诉我这一喜讯。我提醒他,今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,一定要理智地处理,平静地面对,这样才能

不复发。5年以后,他的牛皮癣全面爆发,原因是他父母去世后,他的妹妹和他争房产,以致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,他的心情极度郁闷,于是导致了牛皮癣的复发。因此与其说是温泉水的洗浴对他的牛皮癣起到了治疗作用,还不如说是他在温泉疗养院疗养的时候,身心放松而愉快,使自己的自调机能得到了解放,是自己的自调机能治好了自己的牛皮癣。

真正的医生就是我们体内的自调机能

任何人都得过伤风感冒,我也不例外。2009年的11月,我在外地,连续讲了6天课,周六结课的当晚,坐飞机回北京,在飞机上就感到特别不舒服,头晕头疼、恶心、疲劳,全身发冷,下了飞机不断地打喷嚏、鼻涕清涕、流眼泪,周身酸疼,夜里回到家体温就上升到38℃,我知道,这是连日的劳累让我抵抗力下降,又受了风寒,感冒了。家里人说,吃点药吧,我不想吃药。那就刮痧吧,拔拔罐吧,我说刮痧拔罐都是刮刮,我很疲劳,正气不足,经不起泻,还是早点睡觉好好休息吧。先用热水泡脚,平时泡脚20分钟左右,就会周身潮潮地出汗,这次泡了40分钟,一点汗都没有出。